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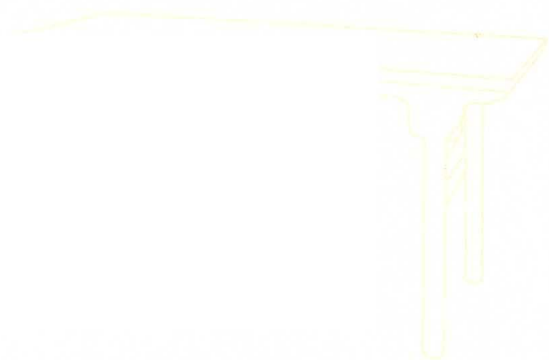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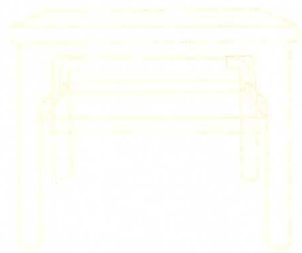
江南明式家具 过眼录

陈乃明 著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

陈乃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 / 陈乃明著.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340-7560-5

I. ①江… II. ①陈… III. ①家具—中国—明代—图集 IV. ①TS666.204.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3440号

责任编辑 徐寒冰
美术编辑 傅笛扬 王妤驰
责任校对 余雅汝 毛依依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图片摄影 陈乃明
封面设计 陈乃明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

陈乃明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电 话 0571—85105917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4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7560-5
定 价 188.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20世纪中叶，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家具。家具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陶瓷器、丝织物、建筑物等一样，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利用到中国经商、工作和旅居的机会，访问、考察、收藏我国明清时期的漆饰家具、硬木家具，并出版了相关著作。其中，1944年古斯塔夫·艾克（Gusta Ecke）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较具影响。国人重视和研究传统家具由杨耀先生开始，在1942年的《民国三十一年国立北京大学论文集》中，他发表了专题论文《中国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测绘精准的家具三视图和榫卯示意图，也均出自杨耀先生之手。1948年《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又刊登了他撰写的论文《我国民间的家具艺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致力于调查、整理，收集、收藏民间老家具的人数虽然多了起来，但专门研究者仍是寥若晨星，出版学术专著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到21世纪，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古旧家具行情不断活跃，其中有不少以此为业从而走上了探索中国家具之路的各方人士，他们在我国明清家具领域不断求取知识，寻觅各种契机，希望为我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传承和发扬，做出自己的贡献。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的作者陈乃明，就是这样一位常年耕耘的中年行家、学者。他利用教学之余，长期在江、浙、皖这片江南富饶的土地上，开着汽车，奔驰了十多个年头，收集他理解的，散落在民间的家具“珍宝”。他用敏锐的眼光收集了大量明式家具，为许多优秀的作品留下影像，并加以整理注释。今天此书的结集出版，是他取得的一份丰硕成果。他走过的这些路，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而且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些老家具的“生态之美”。



这些明式家具，产自江南，来自民间，形制多种多样，材质不同，品质也各有不同，但都将造型的美感呈现给大家，毫无疑问，他们是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对建构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宝库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乃明君是从事美术教学的工作者，他有良好的美学修养与艺术理论基础。过手家具几千件，从中遴选了数百件，那些桌子、椅子、板凳、橱、柜、架，均体现了他认知中国江南明式家具世界的点点滴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所选家具既有富有共性特征的精品，也有体现地方特色、彰显个性色彩的佳作。我虽只是看过他在工作室的部分明式家具和微信朋友圈发的一些图片，或在小型交流展览中由他转让他人的家具实物，但很显然这些均是正宗的，“源来头”，几乎每件都是代代流传使用过的实用家具，记录着时代的痕迹。今天人们已将它们称为“明式家具”或“苏式家具”，它们已成为了中国家具灿烂时代的一种见证。

这些材质多样的软木家具，与同时代的花梨木、紫檀木、鹈鹕木、铁力木、酸枝木材料制造的硬木家具，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漆木家具的传统工艺和构制形式，开创了中国家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家具门类，也就是以明式家具为经典的细木家具。

在这里，我仍想提一下“明式”这个概念，一件家具以此冠名，无论是形体构造、工艺手法，还是艺术品质、文化气息都应合乎“明式”的规范，体现约定俗成的基本条件和共识。从上到下满身雕龙刻凤的一件大漆橱柜，能说属于明式家具吗？即使采用黄花梨材料，但运用板块构造拼合的庙堂台座，也能归属于明式家具吗？起码在视觉造型的艺术形式范畴中，它们只能分别归到其他的类别和品种。同时，这类家具也不因不是“明式”就不能光鲜靓丽。华贵精美的漆艺家具和质朴典雅的明式家具，都是明清家具史上的

骄傲。至于对明式家具所谓的“品”与“病”，学术界早已各有论断。时下又有凭借“儒”“释”“道”所作玄虚“品鉴”的，也同样不能科学地认识明式家具的本质属性。

江南明式家具是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文人的倡导和造物意识，使原被称之为“细木家伙”的江南民间家具，发生了质的升华，进而使选用优质硬木来制造家具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所以，明式家具的研究，需要继续正本清源，体悟时人生活的人文环境、时代精神，在不断深入地探究中厚积薄发，认准方向。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出版的意义，应该是在这里。作者展现了这些家具的历史信息、生态面貌，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去感受它们的真实和属性，以及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中建构的真、善、美，通过江南本土文化孕育生成的明式家具，显得更加意犹未尽、情味深长。

濮安国

2019年7月15日于姑苏三元



江南物华天宝，自南宋以来一直是精致典雅生活的代表。而晚明的苏州府、松江府更成为全国时尚的风向标，从家具器用、服饰到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都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并辐射到全国。

王世襄先生大作《明式家具研究》中提及苏州东山是以黄花梨为代表的明式家具的制造之乡。经过最近十年的近距离观察、走访、与行家交流，我发现江南优秀的明式家具广泛地分布在以苏州、上海、常州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包括江苏的南通、泰州，浙江的杭州、绍兴、嘉兴，安徽的歙县、绩溪、休宁等很多地区。事实上，如果我们回看明代的江南，就会发现上述地区是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同时也是文化艺术和精致手工业最为繁荣的地方。因此，依据已知的明式家具分布范围，并结合明代中后期以上地区社会发展的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苏州东山固然是明代江南的家具制造中心之一，但更多的家具作坊星罗棋布地分散在整个江南地区。

自1989年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到今天，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明式家具的研究、收藏热可谓方兴未艾。作为一名家具爱好者，我欣喜地看到最近十年间学术界、收藏界开始反思过去三十年家具收藏的理念以及我们对待家具的观念。人们终于突破了“唯材论”“唯区域论”对我们的束缚，重新出现“大漆家具”“维扬家具”等久违的家具细分领域，相关著作纷纷出版。收藏爱好者们开始重视保护明式家具的原始状态、原始皮壳，并和专业人士一起投入巨大精力、热情来保护、修复目前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明式家具。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一本书。乃明兄是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是我的好友，更是一位明式家具的行家、爱好者。我认识陈老师已有几十年时间了，最初去陈老师那儿是为了买家具。陈老师是实战派，印象中他都是每周自己开车出门去买货，几乎每次都是满

载而归的。而且，他工作室里的家具都不带重样的。可以说，陈老师在家具圈是出名的金牌销售。接触多了之后发现，陈老师对明式家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明式家具的审美、造型、细节工艺、断代等诸多方面颇有研究。最近两年我们碰面的机会更多了，彼此买到家具都会请对方到家中观摩，有时没有家具，我们会打开手机或翻开书本，对着图片资料大谈年代、造型、审美，好不过瘾，我戏称之为“空谈学术”。但就是通过这样无数次的交流、互动、教学相长，我们对明式家具有了新的认识。陈老师在知识分享上是毫无保留的，这使我受益匪浅。

陈老师从十几年间经手的数以千计的家具中挑选出一百多件，一一呈现在《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一书中。大部分家具图片都是陈老师自己在产地一线或工作室楼下拍摄的，特别真实，能够反映陈老师平日里经手的家具的基本面貌。这些家具大多出自江南，材质不限，年代以明清为主，其中不乏精品佳作。陈老师对每件家具都附有细节描述和心得体会，对于明式家具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学习研究江南明式家具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毕竟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看到的优秀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少了，江南明式家具甚或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道路还很漫长。是为序。

周峻巍

己亥年于隐园

因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之故，我几乎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安徽皖南地区写生，十几年不曾间断。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与精美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闻名于世，从一开始接触我就被徽派建筑中精美的木雕所深深打动，建筑中的木雕隔扇门、花窗、窗栏板、撑拱（牛腿）工艺精湛、精美绝伦，无不述说着过去的辉煌。一次偶然的机，我开始购入徽州木雕。我的收藏之路于是从购买徽州建筑木雕构件开始。当时我就是喜欢而已，并没想到日后要出让交易。记得买入没多久，就遇到一位藏家问我可否转让，我便把第一次购入的十几件徽州木雕悉数转让了，当时并不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购入的木雕应该都属于徽州木雕中的精品。


那时候，在安徽皖南宏村、西递及黄山的屯溪老街开有很多卖徽州木雕的商铺，我一开始是直接行家手上买货，要求东西必须是老的，且要精品，价格可以按市场行情算。经过多次交易，我很快能辨别真伪及东西好坏。古玩行业存在着做假现象，在你不懂的时候，往往会上当，古玩行有一行话叫“吃药”。古玩就是如此，你如果不下手买卖，光靠书本知识或人家指点，是不可能学会的。之后的数年间，我的足迹踏遍了皖南地区，通过实地考察，大量过手交易，练就了眼力。

约在2002年，我开始接触雅昌艺术论坛，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在论坛的“明清家具板块”上面看帖学习。当时，雅昌艺术论坛上聚集了许多国内知名的行家、收藏家及明清家具爱好者，通过交流，我结识了全国各地许多行家，从此与明清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我便转向对明清家具的收藏与交易。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出门前往浙北地区和苏、锡、常地区购买江南明清家具，之后到现在我一直从事明清家具收藏、交易工作，当时无论是明式家具，还是清式家具都买。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和濮

安国的《明清苏作家具》这三本书对我影响至深，明式家具以其简练的框架造型，精美的榫卯结构与点、线、面之间的完美结合，优美的意趣表达与它所表现出的优雅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近些年来我逐渐转向明式家具的收藏与交易。

在这十几年间，过手家具数以千计，好在我过手的家具都留有照片资料，在不经意间为我现在出书留下了第一手资料。我在每一件家具出让的时候，都会拿相机随手一拍，书中的大部分图片是日光下拍摄的，有时候客户晚上来买货，我只能在客户拿走家具之时在室内灯光下进行拍摄，有些家具还是直接用手机拍摄的，就这样易主了。书中的图片没请专业摄影师拍摄，有些图片质量并不是最佳，但这些图片却记录了家具最真实的状态。

此书把我所过手的数千件家具进行了整理，从中挑选出家具 116 件、小件 49 件，书中对每一件家具的造型、产地、制作工艺、年份及皮壳、包浆做出分析与描述。家具的材质基本上是榉木、柏木、楠木，也有少量几件杉木、竹制、黄花梨、红木家具，这些家具基本保留了原始皮壳、原始状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壳问题，近些年来，原始状态、原始皮壳的家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黄定中先生在《留余斋藏明清家具》一书中阐述的皮壳、包浆的概念，他提出皮壳是古家具岁月留痕的自然美，记录了几百年留下的信息，这一概念影响力非常巨大，被广大行内人士所重视。从目前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原始皮壳家具的价格远高于皮壳被过度清理的家具。书中还对家具进行了断代，断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古家具基本没有款识，对年份的判断只能从所见少量带款识的家具实例及宋代、明代、清早期的绘画作品、版画刻本得到信息，或者凭借个人实践经验作出判断，其中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确是我通过阅读相关史料以及过手的大量家具所得出的体会与经验总结。



此书著录的家具并非都是明式家具精品，但却基本涵盖了明式家具的大部分种类，其中大部分家具的年份都在清代中期以前及明代。书中的家具基本出自江南地区，亦有少数几件江苏南通地区的家具也编入书中。

江南明式细木家具选材多样，主要以榉木、柏木、楠木、杉木等材质为主，其制式繁多，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精彩纷呈，它犹如江南民居的粉墙黛瓦，表现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韵味。这些细木家具在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出现之前已开始大量制作，并与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统称为细木家具，之后与黄花梨等硬木家具并存，相辅相成。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明式家具的从容与大度，当你接近它时，一种原始的质朴气息或许会打动你，它是一种淳朴的美，一种优雅的气质。

明式家具充分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意匠精神倡导下，通过线条的运用、形体的表达，构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它与中国古代字画、瓷器等其他艺术品收藏门类并存。明式家具历经几百年的流传，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丰厚馈赠，近些年来，明式家具已入大雅之堂。但是目前出版的书籍基本上是以介绍黄花梨、紫檀家具为主，系统介绍江南榉木、柏木、楠木等材质家具的书籍非常少，专门介绍江南明式榉木家具的书籍只有2018年5月出版的周俊巍著的《明式榉木家具》一书。我期盼通过对十几年所过手的江南明式家具的粗浅文字与图片资料介绍，让更多的爱好者对江南明式家具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祝愿以苏式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能传承下去。

陈乃明

己亥年于养正斋

中国传统家具以木材为主，包括大漆家具、硬木家具、软木家具，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期，所制家具造型优美，比例匀称，风格典雅，工艺精细严谨，特别是明式家具以其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成为传统家具的扛鼎之作。明式家具沿袭宋元风格，及至明中晚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品种与工艺方面已发展到历史的巅峰。从目前传世的家具来看，明清家具佳品主要制作于明中晚期至清早期，到了清中期以后，家具传世数量虽多，但佳品甚少，明中期以前制作的家具，所见屈指可数，我们只能从出土器具中偶见或从零星的文献记载及绘画作品中寻觅了。

“明式家具”一词，有广、狭两义。其广义不仅包括明代制作的家具，也包括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制作的具有明式风格的家具。其狭义则指明代至清早期所制的家具。尤其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到清康熙这二百多年间的制品，所制的明式家具大多选料考究、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明味十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艺术成就来看，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这一时期所制的明式家具，是中国明式家具的杰出代表。到了乾隆及之后至清晚期，明式家具也有一定数量的制作，但所制的明式家具，其用料、造型、工艺都大不如康熙及之前的明式家具，这一时期所制的明式家具的气息与早期的明式家具已是大相径庭，至乾隆中晚期之后，由于国力日渐衰弱及审美趣味的俗化，清式家具开始流行并大行其道，明式家具从此逐渐走向衰亡。本书所描述的范围只限后者，即狭义的明式家具。

从 20 世纪以来的研究现状来看，从事明式家具研究的学者迭出，硕果累累。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古斯塔夫·艾克在华期间与中国建筑师扬耀合作，于 1944 年出版了全球第一部明式家具的专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中以精准规范的制图，家具结构、配件、材料方面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明式家具之美。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明式家具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所著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萃珍》三部著作，让明式家具为世界瞩目。其中《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明式家具的用材、种类、形式、装饰、结构与造型规律，并列明式家具佳作“十六品”，如简练、淳朴、凝重、沉穆等，及“八病”，如烦琐、俚俗等，而成为当今人们鉴赏明式家具的重要标准。书中提到，明式家具以苏州地区制造的家具为代表。王世襄因而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标杆，其研究广度、深度至今无人超越。2009年，濮安国出版《明清苏式家具》，著作系统客观地论述了苏式家具的成就，提出“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的观点。而对清式家具的研究，鲜有人出笔，清式家具较明式家具而言，显得装饰繁缛、结构松散，在传统家具中明显呈倾颓之势。随着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出现了厚明薄清的现象。未来若干年后，明清家具的发展势头可能会相差更大。从实际收藏及交易的情况来看亦是如此，一般初入门的家具爱好者，在对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的审美取向以及对其造型、制作工艺的区别没有很了解的情况下，也会购入清式家具。他们一旦对明清家具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基本上都会放弃清式家具而转向明式家具的收藏或交易，厚明薄清也是目前市场的收藏与交易现状。从国内外拍卖家具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拍卖会上的家具品种基本上是明式家具，清式家具鲜有出现，只有紫檀家具例外。原因在于紫檀木作为木之翘楚，制作家具时工繁意匠，紫檀家具代表了清式皇家家具的最高标准，但一方面由于它价格过于高昂，非普通财力所能及，另一方面紫檀家具基本上是清式造型为主，有点与当今人们的审美相悖。

江南明式家具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江南^[1]这一地区长期的富足。至少从明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域。明式家具主要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文献记载和传世的家具实物来看，这一地区是苏式明式家具的发源地，也是明式家具的主要产地。明式家具源于

[1] 江南，是指地理区域，即上海、浙江、以长江为界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涵盖了明式细木家具集中分布的主要城市，列举如下：

江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上海：松江、嘉定。

浙江：嘉兴、杭州、绍兴、宁波。

安徽：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

江西：婺源。

宋而盛于明，起初，人们主要以当地盛产的榉木、柏木、杉木、楠木为材，虽然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描述“榉木不足贵”，只提到榉木的使用情况，但柏木、楠木、杉木、红豆杉等作为当地的树种，一定会一并使用，只是范濂在记载中未提及柏木、楠木等材质，有一种可能是范濂未必对柏木等材质有所了解与认识，故只提到榉木。从传世的少数一些明嘉靖、万历年间制作的带款识的家具来看，材质为柏木所制，可见当时除了榉木之外，柏木等材质已用于家具制作。而且，流传的早年份的柏木家具存量远多于榉木。大约在明晚期以后，才更多地使用花梨木、紫檀木、铁力木、鹈鹕木等优质硬木木材，这些材质所制的家具被称之为“细木家具”或“小木家伙”。明式家具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具一直采用的漆木家具的制作方法，它充分运用木材本身的天然纹理，制作出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细木家具”。至此，明式家具所呈现出的独特品位与审美价值犹如一座艺术丰碑而达到巅峰，明代中晚期至清前期所产生的明式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的卓越成就至今无法超越。

早在魏晋时期，随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江南地区营建的便利的水陆交通，为之后该地区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打下了基础。到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大运河的开凿，加速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北宋时期，灌溉技术的提高促进耕作面积的扩大，使苏州、常州、湖州、松江等地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农耕经济逐渐向城镇商业转换，全国的丝织生产和贸易，已逐渐云集江南。例如苏州府辖的震泽镇、盛泽镇，嘉兴府所辖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辖的双林镇、菱湖镇等地，成为全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一度出现“吴丝衣天下”的盛景。市镇商品贸易的发展，加快了江南地区社会资源的汇集速度，提高了各阶层的生活水平。

明初时虽然社会不稳、经济衰颓，但随着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改革机构，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与发展。以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城镇为中心的市镇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江南一直被认为是种植粮食作物的最佳之地，粮食的增产，使得经济作物有了分化的可能。明中期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重要的产棉基地。全国各地商家常常前往江南收购棉花、棉制品，使当地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这时候，吴人已通过手工工场发展丝织业，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进步。

明中后期白银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为城镇的商业经济带来空前繁荣，财力、人力和物力的高度集中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又带动了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苏州已成为江南重镇，发展为全国富庶之地。与苏州毗邻的方圆百里内星罗棋布数百个江南城镇，并形成紧密的商业贸易链，相互吸引，并促进各地之间的发展。吴地“家纺户织，远近流通”。一些商人投入资金扩大手工工场的规模，在江南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表明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出现的萌芽。苏州、上海松江、湖州、杭州等地是当时棉纺业最发达的地区，除了棉纺业的生机勃勃外，其余各行业的技艺无不精良，较为有名的一些手工艺有：窑作、漆作、苏绣、玉雕、书画装裱，与此同时，木作、石作、纸作、造船等也是声名大噪的行业。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银代役”改革使工匠获得更多的人身与劳作自由，因而从业人数大量增加，商品也得到极大丰富。工匠可以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也可承揽雇主的加工订货工作。以银代役这一项制度的改革，对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之后的“隆庆开关”解除了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使得大量海外硬木木材运输到苏州，这也为细木家具的继续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至康熙、雍正、乾隆早期，全国商业繁荣、手工业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由于城镇的发展、人口的剧增，出现了对家具的大量需求。

当时，一种有别于之前的漆家具，更能彰显木材质地自然纹理的细木家具应运而生，并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在黄花梨、紫檀等外来木材输入之前，榿木、柏木、楠木等作为本地区良材，已开始大量使用，这些木材是吴地的重要用材。这些细木家具讲究线条的美感，以曲线与直线连贯、穿插勾勒出形体空间，显得清新雅致。优质的木材运用也充分体现出木材自身的纹理与肌理质感。家具的制作情况方面，地方志虽然没有当时当地的家具制作记载，但家具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和其他手工业制品一样，一定会有大量的制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明清之际，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环太湖流域的某些城镇已成为家具的重要产地，明中期以后的近二百年中，明式家具的质与量达到了历史高峰。

在这一时期，镶钢冶炼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木工工具的发展，“刨子”等工具的出现，为细木家具的加工、打磨提供了技术的保障，这些设备使家具在制作加工上变得比较方便。此时的家具在材料加工、髹漆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细木家具的流行也进一步推动了木匠工具的研制与改

进。木匠工具的研发，使得家具在制作上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细木家具的造型，榫卯结构的运用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此时的苏州东山工匠在嘉靖年间已成为家具行业的标杆，为世人所重视。用料考究，制式古朴，不事雕琢的苏式家具很快影响到周边，并风靡全国。

随着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宫廷开始出现奢靡之风，官僚士大夫和百姓开始追求享乐。富商、士大夫们也忙于建造府邸园林。特别是明士大夫身处独特的政治环境，强调生活场景的艺术化需求，他们营建园林居室、订制陈设器用，把对生活的体验诉诸笔端，生活品鉴类的著作迭出。抒写人生处世的格言和个人的生活情趣成为风尚。时代的尚奢风之气使得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院中，在考究的家具和精致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的生活气韵才能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位的不是金钱，而是书法、字画、文玩、奇石和花卉鱼虫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长物志·室庐》也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而混迹麀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致”。“富贵争胜，贫民尤效”是当时吴地的写照。

史料虽然对明式家具的制作、使用、贸易等情况记载不多，但在一些描绘当时经济兴旺情形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些。冯梦龙的小说《醒世恒言》第二十卷中写过一名叫张权的细木家具店店主，打小就跟来自徽州的木匠邻居学习木工，长大后在苏州阊门外皇华亭旁开了一家家具店，给自家的店铺起了个别号“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并将此名号写在店门的白墙上。由于他制作的家具十分精巧坚固并有特色，因此十几年来店铺一直生意兴隆。张权还被开玉器店的老板请到家中为他做书桌椅柜，在这家干了一年多的活，从中可以看出家具生产已经普及。他还为自家店打广告来吸引顾客，可见当时家具行业已有竞争。隆庆、万历年间苏州家具生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市场贸易扩大到江西、安徽等外省，匠人聚集到苏州互相交流学习，为细木家具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多的促进作用。

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描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椴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

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这一段文字记录了有关苏州、松江地区明晚期家具的使用情况。

江南细木家具大概流行于明代嘉靖年间，以苏州为中心逐渐影响到周边地区。万历、天启年间，随着木匠工具种类的丰富，细木家具的制作工艺、细节处理也不断进步，出现了“水磨工”和“揩漆工艺”。经此工序制作出来的家具保持了自然色泽与纹理，俗称“清水家具”。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单素第十六》中记载：“黄明单漆，即黄底单漆也。透明鲜黄，光滑为良。”天启五年嘉兴西塘漆工扬明加注称：“有一髹而成者，数泽而成者……又有揩光者，其面润滑，木理灿然，宜花堂之瓶卓也。”扬明提到的“揩光”即揩漆工艺，其操作步骤是先对家具进行打磨，再用天然漆（生漆）髹于家具表面，待家具似于未干时，用布纱揩去漆层上表面的漆膜，如此反复多次，直至表面光亮为止。

清初灭明，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国内商业空前繁荣，手工业产品品种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的明式家具继续流行并大量制造，之后清式家具开始孕育并大行其道。至乾隆中晚期，统治者奢靡之风日益滋长，最求精巧新奇、纤琐繁缛的家具开始出现，上行下效，风尚所及，必使民间受之影响，随后清式家具逐渐成为主流，明式家具日趋减少。

经过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买卖交易，在苏、锡、常及浙北地区都能看到为数不少的以软木为主的明式细木家具，虽然这些家具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残缺，但无论从品种到造型，与我们在书籍上或拍卖会上所见的黄花梨家具制作工艺手法相同，只是材质不同而已。且这些家具造型优美，工艺精细。明代张翰在《松窗梦语·百工纪》讲道：“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是弗珍也。……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三吴自然以苏州为首，其中提到的制器，亦包括木器家具。明代皇甫录的《皇明纪略》在木工蒯祥条中讲道：“今江南木工巧工皆出于香山。”清代徐燾先的《香山小志·物产》称：“香山梓人巧者居十之五六。……织工居十之三，藤工不及十之一，制藤枕、藤榻、藤椅等器。”藤工与家具制作关联，早期的明式家具大多为屈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式家具的制作情况。

细木家具有软木与硬木之分，软木主要以榉木、柏木、楠木为主。“软木”北方称之为“柴木”，这种叫法有贬低软木家具之意。软木家具大概于